

白狐

早晨，你好！  
春来发几枝  
欧阳海  
冬狮

花城

电影文学专号

HUACHENG

花城出版社

# 白 狐

《花城》电影文学专号

花城出版社

白 狐

《花城》电影文学专号

\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肇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0.75印张 240,000字

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7,000册

书号 10261·383 定价 1.30元

## 目 录

- 白狐 (刘仁毅 插图) ..... 叶蔚林 1
- 早晨, 你好! (蚁美楷 插图) ..... 戴沛霖 钱石昌 69
- 春来发几枝 (涂中岳 插图) ..... 阿 林 贺 朗 141
- 欧阳海 (电视连续剧) ..... 金敬迈 212
- 冬 狮 ..... [美] 詹姆斯·戈德曼  
杨树正 编译 268

# 白 狐

叶蔚林

（本片除却大自然的音响和黎明的琴声之外，请不必再加其他音乐，以免搅扰山林的寂静。）

## 片 头

南方深山的背景上，推出片名：白狐

一只美丽的白狐，跑过春天的树林，灵巧地闪开一棵棵树木，好象鳗鱼潜游在深海之中。

白狐碎步走过林中空地，五步开外的落叶上，有一只死鸟。白狐停住脚步，审视周围。跟前果然有经过伪装的套索。它绕开套索，轻轻衔起死鸟，飞奔而去。

白狐从秋色斑斓的背景上走下狭长的山谷，它在一处停下，翘起鼻头，似乎在空气中嗅寻什么。一只小黄鹿子，冒冒失失地

从它身旁跑过，一头栽进前面的陷阱里，发出一阵叫声。白狐仿佛为庆幸自己胜利，情不自禁地在草地上舞蹈起来。（高速拍摄）

透过一道不大整齐的缝隙，看见白雪盖满了谷底，看见半截佝偻的乌桕树；树下是溪流，附近蒸气腾腾，那里有一眼温泉。白狐驻足泉边，小心地低头饮水。它似乎听见轻微的响动，感觉到危险，倏地抬头，睁大一双惊惶的眼睛；眼睛美极了：眼眶四周丛生着一线深红色的短毛，好象是用画笔描上去的……（呆照）

以上画面迭印职演员表。

## 第一章

1. 紧贴地平线的一个土洞内，老猎人钟河山和他十六岁的女儿茵儿，还有一匹黄色的猎犬，伏身在铺草上。眼睛透过缝隙，监视雪地上的白狐。

泉边的白狐猛地转身飞奔而去。它那白色的身子贴在雪地上，若有若无，宛如一个幻影，雪地上只留下它的足迹。

猎犬冲出土洞，吠着，追踪白狐跑去。

钟河山威严地喝道：“黄妹，站住！”

2. 钟河山和茵儿提着枪从土洞里钻出来。黄妹伸出热气腾腾的舌头，兴奋地仰望主人；钟河山默默地拍拍它的头。

茵儿眯起细长的眼睛，不解地望着父亲，问道：“爹，你为

什么不打？”

钟河山冷冷地说：“打，怎么打，往哪打？”

茵儿：“距离这么近，瞎子都打得中……”接着又小声嘟哝，“自己不开枪，又不让人家开枪……”

钟河山突然发火：“你懂什么，回家去！”

茵儿委屈地咬住嘴唇；黄妹为了安慰她，向她腿边靠拢。

3. 狭谷一边的山崖上，有一棵高大的野樱桃树，树下有一间用原木垒起的、结实的木屋。木屋陷在白雪之中，两个黑黑的窗洞，象一双深沉的眼睛，不倦地凝视谷底。

木屋内，灰黑的四壁挂着各种兽皮和猎具。

茵儿在屋子中央的火塘边烧火。

钟河山：“茵儿，拿酒来，让爹喝两口。”

茵儿噘起嘴，不理睬他。

钟河山：“你聋啦，拿酒来！”

茵儿站起，从墙上摘下酒葫芦，掷到父亲怀里。

钟河山：“噢，你发谁的脾气？”

茵儿：“你，你看不起人！”

钟河山喝口酒：“谁叫你命不好，生来是个女的……”

茵儿：“女的，女的，女的又怎么样？”

钟河山：“公鸡不能下蛋，女的不能打猎……”

茵儿急了，指指趴在一旁的猎犬：“那它呢，它也是女的！”

钟河山哈哈大笑：“蠢话，那是猎狗。”

茵儿激动地喊道：“啊，莫非我连狗都不如？你说呀——”

钟河山震动一下，沉吟了……

4. 夜晚，木屋里点着一盏小油灯。茵儿在床上熟睡了，一根粗长的辫子耷拉在床沿。

钟河山打开箱子，拿出一张白狐皮，摊开在桌子上。他好一阵珍重地抚摸着整齐、柔密，闪射出光泽的狐毛。然后他又皱起眉头，翻看一处被子弹打穿的地方，不禁深沉地叹口气，想起了往事……

5. 县里召开“狩猎者代表大会”，会场入口人来人往，各路猎手前来聚会。

县长赵宾来站在入口处和猎手们握手，谈笑。忽然他朝前一指：

“哈，钟河山来了！”

众猎手停止说话，朝一个方向望去。

钟河山左背褡裢，右背猎枪，紧扎裤腿，赤脚麻鞋，精神抖擞，快步走来。

赵县长迎上去，热情地伸出双手：“老钟大哥！”

钟河山握住赵宾来的双手：“赵县长！”

众猎手钦羨、景仰地望着钟河山……

6. 在赵宾来家里，赵宾来举杯邀钟河山喝酒。

赵宾来：“干啦！”

钟河山：“慢，赵县长，我先给你看一样东西。”

赵宾来：“什么宝贝？”

钟河山笑笑，矜持地从褡裢里抽出一张白狐皮：“看罗！”

赵宾来眼睛一亮，摔下手中的酒杯，一把将白狐皮搂到怀



里，摸挲着，又双手捧起来，向毛针吹气，细看毛针的弹性。

赵宾来十分兴奋：“好家伙，你们黑谷真是块宝地啊！”他象欣赏艺术品似的欣赏白狐皮。忽然他看到被子弹洞穿的地方，他伸出手指穿过小洞，眼神顿时黯淡了，惋惜地，有点生气地说：“老钟大哥，你不该用枪打啊！你看全毁啦！打烂的细瓷不如瓦，可惜，太可惜啦……”

钟河山不安地眨眨眼。

赵宾来：“你为什么不装套索，挖陷阱，想法逮活的呢？”

钟河山：“我知道……可是都试过了，不灵，你不晓得白狐有多猪头！”

赵宾来：“那只能用枪打罗？”

钟河山：“用枪打没有不伤皮毛的。”

赵宾来想了想：“不，有一种打法，可以不伤皮毛！”

钟河山根本不相信：“赵县长，你莫讲笑话……”

赵宾来：“我讲的是实话，你看——”他将筷子从狐皮的一只眼睛穿进去，又对正从另一只眼睛穿出来，拉锯似的抽动几下，解释说：“这样就可以做到完全不伤皮毛了。”

“对呀，眼睛本来就是窟窿！”钟河山明白了，但仍不能置信：“人世间有这种打法？”

赵宾来：“小时候我听爷爷讲过，这种打法，就叫做‘对眼穿’！”

钟河山：“‘对眼穿’？”他用根筷子穿过狐眼，思量着，终于摇头，连声说：“难、难、难！”

赵宾来不以为然：“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用骰子打野鸡容易，不过，那有什么味道！”

钟河山深深地点头：“你讲得对！”

7. 小河边。赵宾来送钟河山回山。赵宾来将一支“三八”式步枪和一盒子弹交给钟河山：

“这种枪后座力小，弹头不开花，打白狐最合适啦！”

钟河山郑重地接过枪：“好，赵县长，说定了：五年之内，我一定打只‘对眼穿’的白狐，将一张完整无损的白狐皮送给你！”

赵宾来：“不是送给我，我要来做什么用？不，老钟大哥，我是希望每一个人，都有一种进取精神，在各自的岗位上创造奇迹，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，那么我们的国家很快就会富强起来了……”

钟河山认真地听着。

8. 钟河山那孤独的身影在密林中出没……

钟河山伏在草丛中窥伺白狐……

钟河山举枪瞄准四十步开外的白狐，可是他心慌手颤，毫无把握，只好放下枪……

钟河山趴在雪地的土洞内观察饮水的白狐，忽然觉得眼睛模糊起来，他狠狠地揉揉眼睛，脸上露出痛苦的、无可奈何的神情……

9. 木屋内。钟河山依旧对着桌上的白狐皮发呆。他下意识地用根筷子从狐眼穿过……叹口气，沮丧地垂下头，低沉地自语道：

“老了，眼睛不行了……打‘对眼穿’办不到了……赵县长，叫我怎么跟你说呢……？”

茵儿在床上翻个身，蹬开被子，梦中喃喃地说：“我不信，我就是不信……”

钟河山起身过去替茵儿盖好被子，摸了一下她的脸，难过地说：“茵儿，你为什么不是个男的，为什么不是……？”

屋外，风雪呼啸。

10. 冬天过去了，春天来了。

钟河山决定到县城找赵宾来去。他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溪走出黑谷，走过高高的独木桥，溪水跌下断崖，发出哗哗的响声。

他穿过辽阔的再生丛林，丛林中的小路，处处都被新发的枝条和藤所拦阻，钟河山挥动勾头柴刀开路。

他穿出丛林走上公路……

县城遥遥在望了……

11. 在赵宾来的办公室里，钟河山和他面对面坐着，沉默着。

一个小公务员端着茶杯进来，轻轻放在桌上，望他们一眼，走出去。

赵宾来打破沉默说：“老钟大哥，莫难过。树总是要枯的，人总是要老的，这是没办法的事……”

钟河山：“可是打不到‘对眼穿’的白狐，我死不瞑目……”

赵宾来安慰他：“不要这样，你已经尽心尽力了，就凭这点，我也应该表扬你……”他把话岔开：“啊，茵儿好吗？多年没见她，长大了吧？”

钟河山：“长大有什么用，一个女孩子……”

赵宾来：“也有不少女中豪杰哩！古代有梁红玉击鼓退金兵，穆桂英大破天门阵；当今有战斗英雄郭俊卿，劳动模范郝建秀……”

钟河山眉头一跳，若有所悟地望望赵宾来。

赵宾来：“走，我跟你到黑谷看看去！”

12. 赵宾来跟钟河山来到黑谷。春天的黑谷一片新绿，迎春花金灿灿，杜鹃花红艳艳。

他们前去拜访养蜂人李长林。李长林家院子的竹篱笆下，排着一长溜蜂箱。

钟河山对李长林说：“老李，赵县长看你来了。”

李长林笑逐颜开地说：“赵县长……贵客啊！屋里坐，屋里坐……”

13. 他们进了屋。胖胖的李大婶，满面春风，双手端起一碗蜜水，捧给赵县长。

赵宾来，喝一口：“这蜜纯得很，清甜的。”

李长林：“这是冬梨花蜜。”

赵宾来：“名字也很美。”又呷一口，抬头看墙上的照片：“这是你们的儿子吧？”

李大婶：“是。在县城读中学。十八岁了，什么也不懂……”

赵宾来：“小伙子满精神啊！”

14. 赵宾来走出门来，仔细察看蜂箱，大家跟在后面。

赵宾来：“一共喂了几箱蜂子？”

李长林：“五十箱。”

赵宾来：“一年采得几多蜜？”

李长林：“年成好，三千斤是有把握的。”

赵宾来：“好啊！这里蜜源足吧？”

李长林：“那还用说，黑谷山林一年四季都有花儿流蜜。”

赵宾来：“依你看，整个黑谷能养多少蜂？”

李长林：“养五、六百箱不成问题。如果养意大利蜂，采集力强，还可以多养一些。”

赵宾来：“我的天！这是一项大出息呀！”他以实干家的口吻说：“单是黑谷出产的蜂蜜，一年就能换来十几部手扶拖拉机啦。对，这里可以建立个养蜂场！”

李长林：“养蜂场？我参加！”

赵宾来：“我就派你当场长。”

李大婶：“他不行，他不行……”

李长林：“我不行，你行？！”

赵宾来和钟河山都笑了。

李长林：“赵县长，喝杯酒吧。”

赵宾来：“不了，我还要到处多看看。”他握住李长林的手，“李大哥，谢谢你为社会主义养蜂，让大家过着甜蜜的日子……”

李长林和李大婶兴奋地笑着。

15. 赵宾来和钟河山走过一处处山林。

山林里，遍地蘑菇，一些朽木上生长着黑木耳和白木耳。

肥壮的野鸡拖着美丽的尾翎，低低飞过灌木丛。

群鸟自由自在地奏出迷人的交响曲……

赵宾来目不暇接，简直被陶醉了。“都说黑谷是宝谷，百闻不如一见……是啊，光抓农业不行，靠山吃山，一定要大力开发山区资源，以副养农，农业才上得去，上得快……”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了。

这时，钟河山突然叫道：“看哪——”

赵宾来一转脸，只见一条白练从绿树丛中掠过。

赵宾来象孩子似的忘情：“白狐，白狐！”

16. 夜。在钟河山的木屋内，钟河山和赵宾来相对喝酒，津津有味地嚼麂子干巴。

茵儿背对他们，就着火塘的微光，用一把锋利的小刀，狠狠地切削一块硬木，看来她的心情不平静。

沉默中，赵宾来和钟河山不约而同地注视茵儿的背影。

赵宾来温和地叫道：“茵儿，你在干什么呀？”

茵儿头也不回：“不干什么！”

钟河山训斥道：“没规矩，好好跟赵叔叔说话。”

茵儿只好起身走过来，将刀子和木头往赵宾来跟前放：“你看呗！”

硬木已经削成一个小葫芦的雏型，赵宾来托在手上：“刻个葫芦？”

茵儿：“嗯。”

赵宾来：“做什么用？给爹装酒？”

茵儿：“不给爹装酒，我要装火药！”

赵宾来：“顶沉的，吊在腰上不好。”

茵儿：“好，可以用一世，摔不破。”

赵宾来：“可惜是实心的，什么也装不了。”

茵儿：“我掏空它！”

赵宾来：“能行？”

茵儿：“行，有耐心，有决心，没有做不成的事！”

赵宾来意味深长地望钟河山一眼。

17. 深夜。木屋里赵宾来和钟河山在继续说话。

赵宾来：“老钟大哥，我看准了，茵儿是根好苗子。”

钟河山：“她打白狐有希望吗？”

赵宾来：“有希望，当然罗，还要下一番苦功夫。”

钟河山：“好吧，听你的。从明天起，我来磨炼她。”

赵宾来：“也不要太急躁。”

钟河山：“你知道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猎人说出的话就是泼出的水。好，你再等五年，我一定叫茵儿打只‘对眼穿’的白狐……”

茵儿躺在床上，倾听着，猛地坐起来，两眼闪闪发亮……

## 第 二 章

18. 茵儿站在木屋外，任由倾盆大雨兜头淋下。她闭起眼，张开嘴，连呼吸都有些困难。她那打散的辫发，象瀑布似的披在肩后……

夏夜。茵儿只穿着背心短裤，置身于灌木丛中，成群的蚊蚋，向她袭击。她忍耐着，一动不动，原来她的双手被反绑起来了……

启明星闪烁在山头之上，茵儿举枪向星星瞄准，朦胧的晨光勾勒出她的剪影……

冬天，树枝上挂满冰凌。茵儿单衣单裤站立在呼啸的寒风

中，脚边摆着一盆清水，水面结起一层薄冰……

茵儿平伸双手，手上托着石头……

石头不断加大……茵儿坚持着，豆大粒的汗珠滴下她的腮边。茵儿扔下石头，哼了一声，浑身松散地躺到草地上……

钟河山突然出现，喝道：“起来！”

钟河山的一双眼睛，严厉、坚毅，毫无怜惜之情……

19. 木屋里，钟河山和茵儿在吃饭。

钟河山将两块巴掌大的肥腊肉夹到茵儿碗里。

茵儿：“爹，我吃不下！”

钟河山命令：“吃掉，不吃哪来的力气！”

茵儿哀求地：“爹……”

钟河山：“吃，不吃我揍你！”

茵儿狠狠地将整块肥肉塞进口里；想呕，但拼命忍住了……

20. 茵儿一双纤细有力的手，握住一把小刀，剜刻半片硬木葫芦，木屑纷纷落下……

21. 野樱桃开花了，粉红一片，好象彩霞落地。

茵儿全副武装，带着猎犬，走出木屋。她微歪着头，扬起淡棕色的脸庞，眯缝起细长的眼睛，对视初升的太阳。几片落花飘落在她那盘起的发辮上。她那刚刚发育成熟的肢体，流露出一种原始的、野性的美；她的神情十分自信而且自尊……

她把小指头含在嘴里，响亮地打一声唿哨，尖声地喊道：

“黄妹，来呀！”



22. 茵儿过山穿林，跨溪跳涧，来去有如一阵清风，一片流云，一条游蛇，一匹惊鹿……

她打肥壮的山猪，打机灵的麂子，打飞翔的鸟儿，几乎百发百中。山林里震荡她的鸟铳声，飘起硝烟……

她打下一只美丽的锦鸡，拔下一片红色的毛，用树胶粘在枪托上；枪托上出现了一块花斑……

23. 木屋外的樱桃树下。茵儿得意地将枪托举到钟河山眼前：

“爹，好不好看？”

钟河山：“花里胡梢的，我不爱看。”

茵儿：“你爱看什么？”

钟河山：“虎皮、豹皮！”

茵儿眯着眼，掏出刀子将枪托上的花斑刮去，严肃地说：“爹，你等着瞧！”

24. 一天，日落西山，暮色笼罩黑谷，茵儿行猎还未回来。

钟河山待在木屋里，不安地向门外眺望。当他正打算摘下墙上的步枪，前去接应的时候。忽然听见茵儿急促的脚步声，并且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扔到地上。

接着传来茵儿兴冲冲的声音：“爹，快来看大家伙！”

钟河山出门一看：茵儿衣衫破碎，浑身血迹斑斑，一头金钱豹躺在她的脚边。

钟河山张口想说什么，但立即又忍住了，不动声色地走过去，踢踢死豹。

茵儿歪着头：“爹，好看吗？”